

思旋

香港國際學校學位一直供不應求，當中原因是學校不限國籍，只要符合學校收生要求，學生英語水平夠。從前的國際學校，主要作用是服務來港營商及工作的外國人子女，吸引海外人才，增強香港的競爭力。近年，聽到不少商界朋友投訴，說有不少來港工作的專業人士及海外投資者，其子女一直找不到香港國際學校的學位，最後要安排他們到深圳、廣州入讀國際學校，長遠擔心海外投資者會因為不能在港為子女尋得心儀的國際學校，而不願來港工作，令香港競爭力大打折扣。

稍稍翻查本地國際學校收生數據，可見其「國際」之名未必恰如其分，部分學校的香港學生比例甚至超過一半。根據教育局於二零一一年統計，就讀國際學校的中小學生約二萬八千人，其中本地學生總人數佔整體百分比約百分之十三。當中有三間學校本地學生數目比例比非本地學生超過百分之五十，有十二間的本地學生數目比例超過百分之二十。不少中產父母，有的為了讓孩子英語更好，有的為了逃避香港的功課壓力，讓子女入讀國際學校，儼然成為本地學生的教育避風港，導致國際學校學位數量的增長速度遠遠追不上需求的增幅。

隨想國

似乎不管在什麼年代，玫瑰花都代表愛情。二十一世紀的情人節，玫瑰花賣出最多，也賣得最貴。不過，玫瑰有刺，但在情人節送出的玫瑰，刺都事先去除了。無刺的玫瑰，只能象徵愛情，不能全然代表愛情。因為在真實的愛情裡，確實是帶刺的。

就像我在看重播的日劇《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》時，那首在片中播出的西洋歌曲唱道：「有人說愛情是一條河流，會淹沒溫柔的蘆葦。有人說愛情是一把剃刀，會在靈魂深處烙下斑斑血跡。但正如那首歌曲所說，『愛情是一種飢餓，無休止的疼痛需要』。愛情儘管多刺，卻是人的企望和期待。」

國際學校不「國際」？

要解決國際學校學位供不應求，是否增加供應就可以？這又牽涉到土地不足問題，畢竟辦學地方不足，現有的校舍不能擴展，自然不能提供更多教學設施和空間來容納更多的學生。於我看來減少本地需求更合理的解決方法，有效減少本地需求，弄好本地教育才是唯一、亦最可行的方法。只要大眾不再視國際學校為教育避風港，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。

玫瑰與愛情

現代離婚率之所以比以前高出很多，是不是那些在情人節送出的玫瑰，都不帶刺了，因而人誤以為愛情都是那麼美好，隨便就可要緊？如果玫瑰的刺還在，是否可以讓年輕的情侶體會到，要緊愛情，是需要小心翼翼呢？其實，現代的青年男女，在送出和接受玫瑰的時候，有沒有想過以前的玫瑰，是經冬雪之後，陽光照射才綻放出來美麗呢？然而在現代化的栽培下，玫瑰已經是在溫室裡可以大量培植了，因此，沒有人會想到美麗的花朵，是需要經過冬雪的掩埋茁長的，更不會想到玫瑰是多刺的。這就像現代的愛情吧，都是在溫室裡成長的年輕人，遇有挫折就寧願拋棄。

琴台聚

香港書展每年必去，已堅持了十幾年。

今年的書展主題是：「從香港閱讀世界」。一讀鐘情，這句話用在香港書展再恰當不過，因為在這種，兩岸三地作家的作品被悉數收齊，大家都在維多利亞海濱這裡接受讀者的檢閱，有各種眼神：苛刻、喜愛、漠視和熱切，當然是「一讀鐘情」。

不過，那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倒不是他與太太的恩愛。那天清晨，從九龍塘城市大學公寓一坐上車，生就和太太說起了「情話」。「二李」之間抓住一切機會，猛烈向對方示愛，毫不給對方喘息之機，我當時覺得，就是蜜月期的夫妻也不過如此，何況是六十五歲的「老夫老妻」？

香港書展走馬記

而最誘惑讀者的是書展的打折書。從第一天起就有書商打出「一百元一包書」，就是給你一個袋子，你能裝進去的都可以百元提走，有人提了二十多本，更有牛人竟塞進三十本新書。還有出版公司在最後一天把雜誌降至一百元八本，在書展最後半天時，更降至二十元任執，結賬時皆大歡喜。

每年書展備受關注的是「年度作家」，今年選出的年度作家是李歐梵，以表彰他過去半個世紀在文壇的成就。李歐梵在全華人文學術界聲名斐然，今年的「文藝廊」以圖文實物各種手段，全方位揭秘了這位文化大家的學術成果。

後來自於農村，喜歡過田園生活，身在城市心繫田園。我陶醉於蟬鳴，更喜歡在鬱鬱蔥蔥的森林裡獨處，有時甚至帶着腦袋尋找歌者的身影。蟬也有羞澀，牠們也樂意過清靜的生活，在城市公園和鄉村田園中，牠們首選的是田園風光。

內地作家的書賣得最好的要屬余華和馮唐，尤其是馮唐的《不二》，佔盡風頭，稍稍給咱們挽回點面子。但香港書展最讓我喜歡的一點就在於，無論對什麼書都一視同仁，賣得好的，賣得差的，都比肩而立，差別只在各書堆前排隊的長短。

田園柳下聞蟬鳴

小暑季節，我應朋友之邀，來到郊區的村莊。朋友很熱情地招待，臨近中午，來到位於荷花園的「農家樂」就餐。這處農家樂離着村子比較遠，四周都是荷花池，荷花池邊種植了一行行垂柳，垂柳的鬚鬚隨風搖曳。道路兩旁茂密的早柳，不遠處就是一片柳樹林子，碗口粗的柳樹搖晃着樹枝，就好像一群舞蹈演員。小木屋有點悶熱，我離座到外面透透風，一位朋友陪伴漫步於柳蔭。我和朋友隨走隨聊，柳樹上的蟬也來湊熱鬧，用「吱吱吱」的鳴叫參與閒聊。

為同翅科大型昆蟲，約有二千多個品種，之所以稱為大型，牠的體長五公分左右。蟬有兩對膜翅，複眼突出，單眼三個。雌蟬的腹部有發音器，能連續不斷地發音。雌蟬不發聲，在腹部有聽聲器，能在交配前聽到雄蟬的求偶聲。蟬的幼蟲產生有一個漫長的過程。成蟬在樹上交配後，受精雌蟬就用劍一般的產卵管刺破樹枝，把卵產在樹枝小孔內。產進了卵的樹枝好像中了毒一般，慢慢地乾枯，枯枝在風力的催促下掉到地上，蟬卵隨之掉入土壤表皮。還有一種說法，枯枝被打雷震掉，卵隨着雷聲慢慢進入土壤裡，故對蟬的幼蟲叫做「雷震子」。蟬的幼蟲落地後，慢慢地鑽進了樹下的土層，埋在樹根周圍，牠們靠吸食樹根的汁液長大。蟬的幼蟲在土地裡生存時間很久，一般在五年到十五年左右才破土而出，最早的也要經過三年。

猜謎語是中華古老的傳統，民間有很多蟬的謎語和字謎。有一段謎語把蟬描繪得真真切切，那就是「唱歌不用嘴，聲音真清脆，嘴尖像根針，專吸樹枝水」。還有一句謎語形容蟬的命運，就是「短命的歌手」。雄蟬每天歌唱不停，每個品種的雄蟬會發出三種不同的聲音。集合聲是合唱中的優美音符，這種聲音是受天氣的變動調節，也受其他雄性蟬鳴的引誘。交配聲顯得是那樣的迫切，求偶的急促，當被捉住或者受到驚嚇的時候，蟬會發出粗厲的鳴叫。蟬的天敵很多，自從爬出土地那一刻起，人們在捕捉食用，狗、貓、鼩、鼠、蛇等小動物也在捕食。蟬在樹上蛻皮過程中，被善於爬樹的小動物掠來吞嚥。蟬蛻化成飛蟲後也不安全，被樹上的鳥兒啣啄機會吞入喉嚨。

新嘉園標榜懷舊，開放了好幾周，還是沒有意欲要去。倒是在邱德根女兒邱美琪的一個飯局上，聽她說起舊嘉園和宋城往事，我對新嘉園又關注起來。周未的晚上，到中環新嘉園「走」了一趟懷舊之旅，結果贏得了獎品，卻暴露了年內青少年居多，他們對攤位遊戲如「夾波子」、「捉階磚」等充滿好奇，但老鼠拉龜無從入手。本人在舊嘉園玩過上述遊戲，「捉階磚」倒有點意思，所以贏取獎品並不困難。當走過「拋抓子」攤位，倒勾起了兒時回憶，小時候社會物質匱乏，孩子的創意玩具不少，女孩子自己縫製小米袋或小紗袋自製「抓子」，與同學天天比賽。這晚「拋抓子」攤位圍觀人多，幫襯者少，因為青年都不懂這樣的玩意，看示範怎麼看也看不明白。攤位小姐留意到本人的歲月痕跡，主動向我挑戰：「小時候可有玩過？」這下子倒激起了我的興致來了。攤位小姐向我示範「次玩法，把「抓子」拋上拋落，可惜沒有一個接得住，全部散落落。結果每一拋都全中，對我來說卻是零與興奮的勝利。輕輕鬆鬆拿走了獎品，攤位小姐看呆了，喃喃地說：「世外高人」呀！當然，這下子也暴露了我的年齡秘密。「世外高人」是歲月煉成的。密，一「世外高人」是歲月煉成的。密，一「世外高人」是歲月煉成的。密，一「世外高人」是歲月煉成的。

生五個？別開玩笑了！

「五個」未來兒女動心。更何況進入科技時代之後，宅男宅女擁有五個先進手機，一定感到比五個兒女擁身擁心得多。再說，「迷你籃球隊」無災無難成長還好，就算成長期身體健康，剛學好講話得為他們營造未來搏搏世界中的精英，進行高級填鴨教育，這五個文武全才，給予父母何種壓力，豈是打打籃球那麼輕鬆？再來一個何況新一代高頭大馬的準父母，很多還拖着五個迷你毛公仔走路，難道可以照顧五個人肉「公仔」？

「生四個」斷擔時代的父母，經濟能力不成問題，以他們承受上一輩的育兒功力，這擔挑還挑得起，只是那一輩的父母已上了年紀，新時代老人有了新見解，也如要重視個人空間，享受社會為他們安排無數的尋樂去處，早就聲明：「湊湊，咪搞我！」

關懷式報道

創刊專題是「一九八六年底轟動全港的「葵涌馬可硝皮廠爆炸」，該事故造成共十四人傷重不治，記者在醫院跟死傷者家屬共處兩個晝夜，以感同身受筆觸寫出長篇悲歌《生死之間的等待》，引起很大迴響。而我在約兩年後跟進採訪當時被列為「極度危險」的三位倖存者，寫下續篇《遙遙無期的等待》。

「世外高人」

幾個年前，有港台記者來訪問，問我最難忘的一份工作，他以為我會說是某名牌雜誌，沒想到我提的是《社會實錄》。我是一九八八年六月加入該報的。「幸運地被選中」(時任該報編輯兼統籌陳錦濤語)，成為該報《社會實錄》版一員，那是由時任副社長龍景昌先生(他月前從《明周》總編輯職位退休)直接領導的專題小組。

方寸不亂

「一個嬌，兩個妙，三個吃不消，四個斷擔挑。」香港人耳熟能詳的節育歌，唱到那些一個嬌長大後人口愈來愈多，一個兩個不妙，反過來大力宣傳鼓勵生育，想出一個美麗構圖：強調一個家庭裡，生夠五個兒女組織小型籃球隊才壯觀，遐想這樣的「五個」，可真浪漫到不得了。

翠袖乾坤

連盈慧

「一個嬌，兩個妙，三個吃不消，四個斷擔挑。」香港人耳熟能詳的節育歌，唱到那些一個嬌長大後人口愈來愈多，一個兩個不妙，反過來大力宣傳鼓勵生育，想出一個美麗構圖：強調一個家庭裡，生夠五個兒女組織小型籃球隊才壯觀，遐想這樣的「五個」，可真浪漫到不得了。

獨家風景

呂書練

幾年前，有港台記者來訪問，問我最難忘的一份工作，他以為我會說是某名牌雜誌，沒想到我提的是《社會實錄》。我是一九八八年六月加入該報的。「幸運地被選中」(時任該報編輯兼統籌陳錦濤語)，成為該報《社會實錄》版一員，那是由時任副社長龍景昌先生(他月前從《明周》總編輯職位退休)直接領導的專題小組。